

蔣貴麟文存



李名方 恭輯

李名方
恭輯

蔣貴麟文存

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二〇〇一年二月

蔣貴麟文存

編者 李名方

出版者 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發行者 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北角電器道二三三號

城市花園商場十三座一樓八二室

電話二八八七一一二〇

印刷者 瑞隆彩色包裝有限公司

開本 850 × 1168 1/32

印張 8.125

初版 二〇〇一年二月

印數 一〇〇〇冊

書號 ISBN: 962 - 8182 - 38 - 2

前言

先岳蔣貴麟先生，早年就學於天游學院，爲南海康先生之門弟子，晚歲住臺，緬懷先師道德學問，思想行誼，遂矢志搜集康氏遺著，整理校讎，歷時二十載，先後印行三十餘冊，深得海內外學者嘉許。馬洪林教授在《戊戌維新百年研究述評》中曾有論及：

『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天游學院康門弟子蔣貴麟（一九〇六——一九九三），江蘇常州人，晚年從臺北東吳大學教授任上退休後，以年邁體弱之軀，在康有爲長孫康保廷支持下，全力投入搜集整理出版康有爲遺稿的工作，經過近二十年不懈的努力，先後出版康有爲著作三十餘冊，搜羅雖尚未賅備，檢校亦不無粗疏，但堪稱本世紀個人主持康氏著作整理出版最有力者。』（見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二十七期）

今爲紀念先岳逝世八周年，亦爲給康學研究者增添一份資料，特將先岳生前所寫紀念康師之文與有關編印康氏遺稿的說明以及可資了解先岳生平的其他文字，一併匯編爲《蔣貴麟文存》，予以付梓。

本書編輯過程中，承蒙康保廷先生、同玉內姐、鍊雄內兄給予支持鼓勵，並協助搜集先岳遺文和撰寫回憶文章，謹在此表示衷心感謝。

由於地域阻隔，查檢不便，先岳文稿或有遺漏，尚祈博雅君子有以教焉。

目 錄

追憶天游學院	一
康南海先生軼事	九
康南海先生晚年軼事	一六
康南海先生遺著提要	一八
讀《康有爲大同書》後	四五
康南海先生戊戌變法後之政治主張	五三
輯印《康南海先生遺著匯刊》序	五六
《萬木草堂遺稿》及《遺稿外編》印行前記	五七
《康南海先生未刊遺稿》序	六三
《萬木草堂遺稿外編續集》引言	六五
輯印《康南海先生游記匯編》導言	六七
《康有爲編注 康氏先世遺詩 朱氏九江佚文 合集》序	七一
景印《萬木草堂藏中國畫目》序	七三
重印《南海康先生口說》序	七五

《康南海先生接應南北軍閥政客書札》序	七九
《康南海先生所藏宋元明板書目》按語	八〇
日人所藏康南海先生遺墨	八一
康有爲研究專題書目	九六
輯印南海先生遺著出現二篇遺稿與他人著作雷同之說明	一〇〇
保皇會歐榘甲等組設振華公司騙財謀殺案始末	一〇二
康南海先生鄉試闕墨按語	一〇八
《劉海粟回憶康南海先生》引言	一〇九
康南海先生弟子考略	一一〇
《康南海先生接應南北軍閥政客書札》人物小傳	一七〇
南京政府人物逸事	一九一
臺灣政府人物逸聞逸事	一九四
信札	一九七
附 錄	
蔣貴麟編《萬木草堂遺稿外編》讀後（伍稼青）	一二三
《等持閣聯話》跋（伍稼青）	一二六

《等持閣聯話續集》序（伍稼青）	二二七
追思蔣貴麟丈（康保延）	二二八
憶我的父親蔣貴麟（蔣鍊雄）	二三一
蔣貴麟和康有為研究（李名方）	二三五
父親最後的日子（蔣同明）	二四六
爺爺在我心中（胡斐玲）	二四九

追憶天游學院

先師康南海先生因變法失敗，流亡海外者十六年，民國二年歸國，卜居上海新聞路辛家花園（又稱辛園、沁園、申嘉園）。民國九年，遷入愚園路一九四號，乃一西式樓房。先師名其居爲游存廬，名其堂爲天游堂。室外園地約十畝，廣植五色桃花紅梅及其他名花異卉，中有一大荷池，風搖綠蒂，水樹曲廊，頗有園林之勝。民國十四年冬，康師以所志不遂，絕意政治，且以聖道凌夷，人心陷溺，乃將游存廬右首樓房撥出，招徒講學，作爲培養人材之所，名曰天游學院。先君子夙仰康師道德學問，命予前往報名聽講，乃於十五年丙寅春趨滬拜謁而師事之。

天游學院所揭櫫之宗旨，乃研究天地人物之理，爲天下國家之用。其學制採書院制，致師弟之親。兼採學校制，分科教授。有預科本科，本科中復分義理、考據、經世、文學四門。各科設助教，襄理教務。入學資格爲大學或中學畢業及舊學有相當學力者，不拘年齡，而有志向道者，均可就學。如有好學之士，不能依規定學科修業者，亦得隨意聽講爲特別生。初入預科者，補習經史子集各學以植根底。預科一年，修業期滿考試及格者，升入本科，不及格者留院，特別生不拘年限，天才亮特者不限。所授學科，在義理之學爲孔

學、周秦諸子、宋明理學。考據之學爲中國經學、史學、哲學、論理。經世之學則爲政治原理、憲法、理財、教育。文字之學則爲散文、詩、詞、書、畫、日文、英文。從上列之學科，具見體備大用，與今之大學相較，實熔文學系史學系政治系哲學系於一爐。

康師嘗從朱次琦（即九江先生）游，其學受九江之影響甚深。九江之授學也，以敦化孝弟，崇尚名節，變化氣質，檢攝威儀四者爲學規，天游學院亦以此爲訓。其於敦化孝弟，以有子「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一語相勉。崇尚名節，以砥礪廉隅，臨大節而不奪相勉。變化氣質，以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氣質不和，發用偏頗，害事不少相勉。檢攝威儀，以容止尚溫文，語言去樸鄙，出入趨翔，尤宜端重相勉。當此孔學衰微，道德淪喪之時，上下倡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而康師已在五十餘年前即秉承九江先生之學規，以發揚吾國正統文化，喚起個人之自覺自律爲倡矣。對思想迷失之人類社會，實足震聾發聵焉。

天游學院校舍雖不寬大，亦可容納二三十人。上下各三楹，上爲宿舍，下爲講室，東廡爲辦公室，西廡爲員生閱報憩息之所。學費每半年四十元。初因經濟關係，講堂內只以木板制長几爲桌，長板架作坐櫈，頗爲簡陋，後改購花旗木桌椅數十，設備稍佳，規模漸趨完備。校務以龍澤厚（字積之）爲教務長兼授經學。另聘阮鑒光（字紫陽）授日文及論理學。況夔笙（周頤）授詞曲。羅安授英文。龍師爲廣西人，中舉後以知縣引見，從康師請業，志於道，好於學，爲萬木草堂之弟子。阮師爲粵省順德人，母日籍，生長於日本，在橫濱大同學校畢業，復從康師游。抗戰時窮居滬濱，有日高官於歸國前，盡將金銀財物贈與竟却而不受，一介不取，誠恂恂君子人也。況師臨桂人，工填詞，律嚴思精，一字不肯輕落，爲民國間之詞宗，有名於時。康師

所以取名天游學院并自號天游化人者，蓋取其詩「避地避人與天游」之意。嘗言人生天地間，智愚賢不肖，雖各有等差，而終身役役，內搖其心，外鑠其精，憂樂相尋，小者憂其身，憂其家，大者憂其國以及天下，常憂多而樂少。惟見其大則心泰，誠能心游物表，逍遙於諸天之上，翱翔於寥廓之間，則將反視吾身吾家吾國吾大地，不啻泰山之與蚊虻，外物何足以攪其心耶？天游學院取名之由來，其義蓋如斯也。講室內懸有一聯曰：「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知周乎萬物，仁育乎群生。」其民胞物與之胸襟，於此可見。其字迹強勁有力，迄今記憶猶新。

康師以入學諸生，頗多不知讀書方法，曾於講學之前，先述研讀經史子集之法，并列舉書目。略謂讀書當從專精涉獵二事着手。惟專乃可致精，惟涉獵乃能致博，二者不可偏廢。經學當讀春秋，明乎春秋，則六經之說，可同條共貫。公羊最能發明孔子微言大義，故公羊傳宜精思熟讀。又孟子受業子思之門，傳詩書春秋，故學孔道當自孟子。荀子傳禮，由荀子可通穀梁。春秋繁露發揮春秋之旨，多精言奧義，發孔子改制之旨。大戴禮記，韓詩外傳頗存孔門口說，皆當細讀之。宋儒言義理，宋元學案當熟讀。明儒學案言心學精微，亦應細讀。千年之學皆出於朱子，故朱子大全及語類須熟讀。讀史當以史記漢書爲重，以史記多存孔門微言大義。漢書雖經劉歆篡改，然考漢事，舍此不得，均宜細讀之。至於辭章之學，則先讀楚辭，次讀文選。文選當全讀，學其筆法、調法、字法，則能爲文矣。散文讀古文辭類纂及韓柳文，則有法度矣。詩則唐宋詩醇所選極精，應全讀。王、柳、李、杜、韓、白、蘇、陸各大家集，可隨性學之。而杜詩鏡銓則宜熟讀。又言爲文之道，本在積理，次在積詞。簡要之法，可取莊子齊物篇管子侈靡篇荀子解蔽篇，熟讀而察之，近

人最易師法者，莫若龔定庵集，格調筆態，神色韻法，最爲完備，可專讀模仿之。若奏議則陸宣公諸疏，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皆極佳，宜熟讀之。凡此條目，皆導學者以求學門徑，即至今日，仍不失爲治學之津梁也。

康師敷教所用書目經部爲十三經注疏及其所撰之僞經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學，禮運注，孟子微。史部爲史記漢書。子部爲莊子老子荀子墨子韓非子。集部爲楚辭，昭明文選，正續古文辭類纂，經史百家雜鈔。其授業方法，爲啓發學者思想，使有所領悟，就所講之學科，指導研究之方法，開示應參考閱覽之典籍，并囑爲提要劄記，擬題習作，朔望呈閱批改。凡學者每人設札記一冊，分專精涉獵二門，每日必就指定所讀之書，發新義數則，以明心得，如有疑義，則由康師解答。以故諸生日必閱讀典籍數十頁，焚膏繼晷，常恐不及。每半月作論文一篇，力求條理貫通，文筆銳達，不必求工。又時分班召見，考問所學，循循善誘，至誠懇懇，殆孔子所謂誨人不倦者也。以視今日學校中教師之俯視教本，喃喃自語，教室如一哄之市，載號載呶者，不可同日而語矣。

康師講學每週二次，上午九時升堂，每次講授必先標講題於堂上，屆時登堂講授，諸生齊集鵠立，康師到，左右點首乃升坐，諸生依次就位靜聽。所講者多爲學術源流，凡孔學、周秦諸子、宋明理學、西洋哲學、政治原理及中外史學，無所不講。貫穿經傳，融會佛道，旁探西書，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因之聽者思想領域大爲開拓。有時并將未發布之大同書概要，中國政治現勢，亦一併闡述，通過其教學，宣傳中國必須實行虛君共和之理論。每講輒歷二三小時，講者忘倦，聽者亦忘倦，聽者每聽一度，退而默省，皆各歡喜踴躍，

自以爲大有所獲，醞醞然有味歷久而彌永也。復探索其引用經籍之蘊義，會通類推，於不知不覺之間，學殖日推日廣，而有包絡天地之氣概矣。康師講學從不携帶書本，講臺上惟有茶壺茶杯，別無他物，而於經史典籍多能背誦如流。諸生聽講，各携紙筆以記錄口說，交換閱覽，蓋各人之所記互有詳略也。

天游學院右首有一間平房，名曰三本堂。堂內供奉昊天大帝至聖孔子及康氏祖先之神位。康師嘗言人之爲人，非天不生，非祖不出，非聖不教，故天爲生之本，祖爲類之本，聖爲教之本。人既受生於天，傳類於祖若父母，受教於聖，豈可忘本。故康師每於朔望日必率其婦子焚香叩首，於孔子誕辰并率全體學生拈香致祭焉。當時有人以先生上海之家，供有昊天上帝之神位，深以爲怪，於是攻擊其欲自爲帝。殊不知祭上帝爲報本反始之義，人之無良，并上帝而廢棄之，彼不自怪，反以康師祭上帝爲怪，此真大可怪也。

康師講授書學之道，曾言執筆爲學書之基礎。學者欲執筆先求腕平，次求掌堅，後以大指與中指相對擲管，令大指之勢倒面仰，中指之體直而垂，名雖爲執，實則緊夾其管。一解執筆，則自能全身力到，不論作任何書，皆能逆入平出。再研究其轉折停頓收縮之法，遍臨百碑，則筋骨備具，血肉豐滿，精熟後自成一體矣。至於臨碑則要師法六朝，六朝書有茂密雄強之長，唐以后書有疏蕩靡弱之短，雖終身不見一唐碑可也。又言學書法之方法，要多讀碑銘，更要多讀書，讀碑可以默記潛化，讀書則陶冶品德，加深造詣，下筆始有高超絕俗之氣概。若臨碑而不讀書，徒襲皮毛，雖臨摹逼肖，僅爲書界中之字匠，不足取也。某日康師在天游堂書寫楹聯時，召諸生往觀揮毫，確是平腕堅鋒，虛拳實指，揮灑自如。惜余資性滯鈍，迄今未能領會，實愧對師門也。是日每人各獲贈對聯一副，外傳康師寫字從不白送人情，似非事實。

其時同門約三十人，均屬預科生，其姓名尚能約略記憶者，有翁冰（率平）、劉天啓（慕曾）、唐以修、錢定安、李微塵、李瑜、李紀元、董雲裳、董寶泉、林奄方（即張漢文）、鄧昀、鄧昶等十餘人。劉慕曾深沈穩練，語不妄發，當事機盤錯，群疑未決時，徐出一言，無不曲當。長黔省綏陽遵義縣令，察吏愛民，以廉幹著聞。陳誠領東北行轅時，出爲遼寧省府委員兼秘書長。大陸失敗後至臺，任省府主任秘書，旋以積勞邁疾卒，年僅五十有四，爲天游學院有猷有爲有守之人也。李微塵寢饋於康師字體甚深，所書康體，維妙維肖。先後主持新加坡南洋商報筆政，及電視廣播新聞部門，後任李光耀總理公署新聞秘書，曾榮獲國家行政功績金章，霸氣橫溢，爲天游同門中之特殊人物。十六年二月康師過七十壽日，以南北戰事方酣，移居青島，學生四散，天游遂亦無形解體。後以時局不靖，同門諸子，甚少晤見，迄今五十餘年，人事多變，杜少陵云：『訪舊半爲鬼，驚呼熱中腸』。今在臺同門僅存張漢文一人，臺灣新竹人，因痛憤日人之統治，潛回內地，化名林奄方，入天游學院，就學於康師者。現年將八十，風癱在床，晚景淒涼，至可念也。康師所著諸天講一書，秘藏未刊，及講學天游學院時，始出舊稿整理校讎，將付欽刪，而康師逝世，唐以修以國變兵燹，尚不速刊，將有散失之虞，於是校讎付梓，於民國二十年歲事。至大同書原秘不示人，錢定安於康師卒後八年即民國二十四年爲之整理，交由上海中華書局付印問世。唐錢二君紹師道之墜緒，傳薪火於來哲，尤不能忘懷者也。

康師儀表端莊，舉動凝重，從無文人不修邊幅之陋習。盛暑見客，亦必整肅衣履而出。講學時御長衫入座，未嘗見其交足疊股。上堂講授，口若懸河，聲如洪鐘，歷時甚久，而八字着脚，始終不懈，其精力充沛，記憶力之強，迥非尋常人所能及，宜其爲中國近代不世出之人物。天游諸生受康師之薰陶，皆容止可觀，進

退有度，從無佻達儇薄之狀。有時師不在座，諸生亦聚而會講，各出心得探討研究，絕無放蕩不羈之態，天游學風嚴整有如此者。

康師藏有唐宋元明清名畫三四百件，六朝唐宋碑帖二百餘種，宋元明舊槧五千餘冊，以及百國古器圖書等物，每於講授中國書畫碑學源流及西洋政教藝俗文物後，即召諸生集於天游堂出示展閱指點，以證其說。琳琅滿目，靡不精美。雖偶雜贗品，然固亦屬數百年前之古物也。康師於三月間，身歿後，家人以師生前負債六七萬元之多，欲將游存廬遺宅，宋元明刊本書籍及書畫碑帖古器等變價清償，當時在滬新舊同門徐勤劉海粟唐以修劉天啓等數十人聞之慟惜，曾於五月初集會發起組織南海學會，並商定由同門負責向內外設法籌款，代為料理，俾遺宅得以永遠保存，作為南海圖書館，垂為紀念。終以同門散居國內外，籌措不及，游存廬遺宅終於易主，遺書歸廣西大學圖書館及鎮江市立圖書館，所藏書畫則質於匯豐銀行，流落異域。至碑帖古器則不知下落何方矣。今所知者，有北宋本資治通鑒全部，現尚由先師文孫康保延珍藏，為先師遺物之僅存者。先師一生以國為家，不事生產，每遇國難，輒毀家以圖紓救，居恒愛才養士，絕食分甘，略無吝惜，以故身後負債累累。吾儕親炙薰陶之及門弟子，未能盡力籌劃以保存之，不得不謂之憾事也。

康師逝世後，梁啟超徐勤以其遺著盈篋，為畢生心血所萃，國家文化所繫，曾於四月初函致憲政黨同志擬議刊刻遺書，終以經費人才兩缺，因循未果。於是先師之事功德業，不能盡白於世，外人對之每生誤解矣。頃者余垂老海嶠，閒居多暇，為表彰先師道術，乃為之搜集遺書文稿，整理校讎，先後輯印康南海先生遺著二十二冊，萬木草堂遺稿及附外編三冊，萬木草堂藏中國畫目一冊，游記匯編一冊，遺墨一冊，未刊遺

稿一冊，舉凡先師政治思想，學術行誼，立身大節，均可於上述諸書覘之矣。回憶滬濱侍先師杖履於天游學院，執卷問字之狀，猶常滉漾於心目之中。泰岱峻極，宗仰靡依，爰就追憶所及，錄而存之。

（原載臺灣《出版與研究》一九七九年四月號）

康南海先生軼事

欲移民於巴西建立新中國

光緒十四年康有爲赴北京鄉試，因感中法戰後，國勢日蹙，外患日迫，乃上書請變法強國，若及時變法，猶可支持，但格不得達。御史屠梅君忠誠剛直，每與談國事，輒吁唏流涕，康氏曾爲草疏數折，請開言路，停築頤和園工，醇邸不干預政事，凡此建議及攻擊京官之奏折，無人敢上，而屠梅君敢上之，因此獲罪而被革職。康氏內心所受打擊重大，且以久旅京師，熟悉朝局，救之不得，坐視不忍，大發浮海居夷之歎。回到廣州後，頗想移居巴西或行教於美，逃避現實。乃購巴西之地圖而考其地質，求游巴西之人而問之，始訝巴西面積三百二十一萬八千英里，中貫亞馬孫河，源流長達四千英里，支流綿衍合計三萬一千餘英里，土地肥沃，草木蒼鬱，盛產樹膠咖啡烟草。其地大與中國等，其人民不及百萬，而吾國人口衆多，無以爲生，僑民游外，數近千萬，備受虐待，且遭見逐。遍考大地可以殖民者，惟有巴西，於是便有『欲經營殖民於巴西，以爲新中國』之構想。以爲能移民千萬，行吾禮法，如英國清教徒之移植於北美，則巴西爲新中國之國土矣。

康氏門人有新會譚姓者，曾游巴西，謁其國王，國王大喜。告以其國幅員廣大，人民太寡，利用吾國民力，爲之墾植闢道，拓展利源，願中國人移往營生，并許譚某以地四百里，沃壤惟聽選擇。光緒二十一年，巴西國王曾遣四使來請通商，四使臣到達香港，適中日戰事起，時康氏在京師，四使留香港，待與康氏面議，居數月，康氏未至，而東事益烈，知一時不諧，即行回歸。廣西候補道何穗田爲澳門之巨商，其於葡萄牙爲男爵，熟於葡語，與四使極爲熟稔，相與講求通商之法。何穗田得知康氏早已留意於巴西國情，即請籌謀策劃，擬結百萬殖民公司，先租船四艘，往巴西，每艘運二千人，三月一期，每期可八千人，歲運三萬二千人入巴西，種植甘蔗、咖啡、可可、烟草等物，若得利則歲增其船。巴西四使且許我之取地，以優厚特權。其時港澳商人咸樂往，已得數十萬矣。何穗田爲通商計，欲請准於外部，而苦於無識外部者。時李相鴻章主外部事，康氏乃赴京都得禮部侍郎於式枚之介，而請於李相鴻章，李相對巴西通商事，深表贊同，惟須俟巴西使臣來求乃可。其後德據膠州事起，康氏上書奏請定國是，變法維新，激起舊黨阻撓，幾致殺身於戊戌政變，而出亡海外，於是與巴西通商之事亦即置之，殖民公司隨之未成。及游美畢，德人之移民巴西者，歲數十萬。我國終以事變侵尋，坐失時機，而康氏欲創立新中國於巴西之構想，遂成泡影矣。

拒英總督邀充當議和代表

康有爲自戊戌八月亡命海外以後，週游各地，庚子拳團之變，適寓新加坡，英國總督以英國軍艦將發星洲，駛赴天津，保護英僑之責告之。且對康氏曰：「中國時局，變化萬端，今日兩宮雖出走西安，然中國謀國